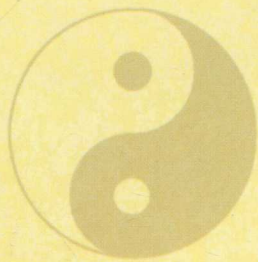


中国道教
典籍丛刊



道德经讲义

(清) 黄元吉 撰



中国道教典籍丛刊

道德经讲义

(清) 黄元吉 撰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经讲义 / (清) 黄元吉撰.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108-2332-9

I. ①道… II. ①黄…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481 号

道德经讲义

作 者 (清) 黄元吉 撰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32-9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道德经讲义》，又名《道德经精义》、《道德经注释》，清代黄裳著。

黄裳，字元吉，一说号元吉，江西省丰城县人，清代著名道家学家，曾在四川富顺乐育堂传授内丹诀法，门下弟子根据其讲义笔录并编纂成《道德经讲义》、《乐育堂语录》、《道门语要》三书，留传于世。

黄元吉学际天人，修养工夫几达“金液还丹”的高深境界，他以精深的学养透彻阐发道的全体大用，将内圣外王之学和千古口口相传的返本还原之法融为一炉，宣泄于《道德经讲义》之中。

《道德经》每章的讲义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以儒学为本并辅以丹道理法以讲解老学，后一部分则几乎纯以丹法诠释经文。此次整理的《道德经讲义》，以南京红十字会道院精刻本为底本。

本书自付梓以来，即受到广泛的关注，当代道家萧天石称此书“每章首揭常道，次述丹道，首揭世法，次述丹法”，“确为道德经解本中不朽名著”。

九州出版社
2013年10月

原书朱序

余幼读传记，见述老氏之言者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云云。尝窃怪之，以为老氏之贤，孔子称之。何其言乃与所闻于孔子者，显相叛耶？少长，纵观古今事变，乃真有仁义掠美，智慧长奸，如老氏所云者，又未尝不怅然若失。急购其书读之，然后乃知所谓老氏者，以无为为治，以不言为教，以柔弱为自强，以盈满为大戒。约之于无声无形之地，而守之以若冲若退之心，大之足以资斯民亭毒长育之功，而次之亦足以敛吾身耳目聪明之用。虽然其立说敢于非圣人，要以寻崆峒之坠绪，辟清静之妙门，衣被群生，规范百代，不能使孔子稍贬其尊，而亦不能以孔子之尊而废其言也。汉兴以来，宰相大臣，多治其学。曹平阳之日饮醇酒，汲长孺之卧理淮阳，其效亦可睹矣。而洁修之士，如穆生君平辈，处污浊之世，则又师其遗意，以养晦而全真。呜呼！治国治身，不能躬行孔孟之道，而犹能为老氏之徒。视申韩之操切，庄列之放达，不犹贤乎哉！是书之有注无释，无下数家，惟晋王弼注最有名。近则丰城黄元吉先生，以四子书注释五千言，张皇幽眇，参互异同，道家者流，珍若鸿宝，而余固未及见其稿也。李君爵从，年少知道，肆力于先生之注释者，盖有日矣。今将刊以公世，走书丐余

言弁首，余不文，而又焉辞。昔韩昌黎原圣人之道，力攻二氏，至欲人人火其书。今观先生命注命释之意，若欲并孔李之教而一之，此必非率尔操觚者所办。李君非阿所好者，惜乎余之未见其稿也。

时在光绪丙戌，六月既望，后学朱有芬谨识。

原书自序

三教之道，圣道而已。儒曰至诚，释曰真空，道曰金丹。要皆太虚一气，贯乎天地人物之中者也。惟圣人独探其源，造其极，与天之虚圆无二，是以成为圣人。能刚能柔，可圆可方，无形状可拟，无声臭可拘，所由神灵变化，其妙无穷，有不可得而窥测者。若皆自然天然本来物事，处圣不增，处凡不减，即等而下之，鸟兽草木之微，亦莫不与圣人同此一气，同此一理。试观汪洋大海，水至难测者也。然而一海所涵，水也，一勺所容，亦无非水，鼉鼉蛟龙所受以生成者此水，而鱼鼈虾蟹所赖以养育者亦无非此水。太虚之气亦犹海水一般。天、地、圣、贤、人、物，虽纷纭错杂，万有不齐，而其受气成形之初，同此一气，同此一理，除此以外，别无生气，亦别无生理。所争者，姿稟之各殊耳。孟子曰尧舜与人同，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诚确论也。

无如世风日下，民俗益偷，大道虽属平常，而人多以诡怪离奇目之，所以儒益非儒，释亦非释，而道益非道矣。若不指出根源，抉破窍妙，恐大道愈晦而不彰，人心愈坏而难治，势必至与鸟兽草木同群，而圣贤直等诸弁髦，大道益危如累卵，虚悬天壤，无人能任斯文之责矣。

恭逢盛世，天下义安，适遇名山道友谈玄说妙，予窃听久之，实非空谈者流，徒来口耳之用，因得与于其际。群尊予以师席，故日夜讲论《道德》一经，以为修身立德之证，不觉连篇累牍。第其中瑕疵迭见，殊难质诸高明，然亦有与太上微意偶合处，不无小补于世，众友请付剞劂，公诸天下后世。予于此注，实多抱愧，不敢自欺欺人，无奈众友念切，始诺其请。兹值刊刻肇始，予故弃数言于篇首，以叙此注之由来如此。

光绪十年孟冬月元吉黄裳自序

重印道德经精义序

余向不知道，亦正不以其道为然。惟念近今讲道者日益多，而师友中亦屡屡以此相告语，殆不容忽然而已也。夫人心道心之别，实发明于《尚书》，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圣圣相传，无一不言道者，是道之为道，必有精微奥妙，不可以言语迹象求之者也。昔程子言《大学》为入德之门，《中庸》乃传授心法，而二书功用，皆归本于定静之初，修持于隐微之内，盖亦可以知其要矣。余于去年十月始学静坐之法，以求所谓道者，不数旬而程效略睹，乃恍然于斯道之不可诬也。然窃意道必以老子为宗，不法老子而他求乎道，未有不流为旁门别户者。昔仲尼师老子，谓其明道德之归。圣人且如此，而况下焉者乎？特其书古奥深远，令人不易卒读，且自汉迄今，注者无虑数十家，求其洞明妙窍，能切日用者，盖亦寡矣。丰城黄元吉先生著有《道德经注释》，承友人曹知玄君之赠，欣然受而读之。其书分章演绎，始言性命之理，终言修治之功，洋洋数万言，由体及用，内外兼赅，盖不啻假五千言为现身说法。语云：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有老子为之前，殆不可无先生为之后焉。

顾原本刊于四川自流布，鲁鱼虚虎，舛误错出。余既一一校而正之，而又以其书虽名注释，实非规规于注释者，盖当时先生

在乐育堂，聚群弟子讲道其中，其讲《道德经》尤为精辟。确乎字字玄机，言言精义，故名曰注释，毋宁名曰精义之为得也。因易名重印，期于普渡，使夫后之闻道者手此一编，皆得如环桥听讲，而无复有执经问难之苦，不其善欤？

庚申大暑前一日奉化朴民江起鲲识

按：原本卷首，先朱序，次自序，次道德经总旨，次弟子等序。而总旨不署撰者姓名，以其在自序后，疑亦先生之所作也。兹因文体与序不类，特移置于讲义终篇之后，以示总括全经之意云尔。弟子等序亦移殿卷末，改为后序。庶于体裁稍有合焉。

又按《道德经》传本至夥，字句各有不同，明焦弱侯著《老子翼》，附有《考异》一篇，搜订颇详。然是书所引正文，有往往出于焦氏《考异》之外者，不知其所据何本。兹悉仍之，以俟异日订正焉。

原刻分四卷，惟第三卷不曰卷三而曰卷下，第四本之署卷四者，又仅仅数页，余皆附刊《乐育堂语录》，不标卷第。当时门人付梓，期在急就，未经先生厘订可知。兹将《语录》另为一编，而本书则分三卷。

起鲲又识

目 录

道德经讲义卷一

第一章	1	第十四章	35
第二章	4	第十五章	38
第三章	7	第十六章	40
第四章	10	第十七章	43
第五章	13	第十八章	46
第六章	15	第十九章	49
第七章	17	第二十章	52
第八章	19	第二十一章	55
第九章	22	第二十二章	58
第十章	24	第二十三章	62
第十一章	27	第二十四章	64
第十二章	29	第二十五章	66
第十三章	32	第二十六章	69

道德经讲义卷二

第二十七章	73	第三十三章	92
第二十八章	76	第三十四章	94
第二十九章	80	第三十五章	97
第三十章	82	第三十六章	99
第三十一章	86	第三十七章	101
第三十二章	89	第三十八章	103

第三十九章	107	第四十七章	129
第四十章	110	第四十八章	131
第四十一章	112	第四十九章	133
第四十二章	115	第五十章	136
第四十三章	119	第五十一章	139
第四十四章	122	第五十二章	142
第四十五章	124	第五十三章	145
第四十六章	126		

道德经讲义卷三

第五十四章	148	第六十九章	200
第五十五章	155	第七十章	203
第五十六章	158	第七十一章	206
第五十七章	160	第七十二章	209
第五十八章	165	第七十三章	212
第五十九章	168	第七十四章	215
第六十章	172	第七十五章	217
第六十一章	175	第七十六章	220
第六十二章	178	第七十七章	222
第六十三章	181	第七十八章	224
第六十四章	184	第七十九章	226
第六十五章	188	第八十章	229
第六十六章	192	第八十一章	234
第六十七章	194	道德经注释序	239
第六十八章	198	道德经总旨	240

道德经讲义卷一

第一章

太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朱子云：道，犹路也，人人之所共由也。其实生天、生地、生人、生物、公共之理，故谓之道。天地未判以前，此道悬于太空；天地既辟而后，此道寄诸天壤。是道也，何道也？先天地而长存，后天地而不敝；生于天地之先，混于虚无之内，无可见，亦无可闻。故太上曰：以言夫道，费而且隐，实无可道；所可道者，皆道之发见耳，非真常之道也。以言其名，虚而无物，实无可名；所可名者，皆道之糟粕耳，非真常之名也。人不知道，曷观之《诗》乎？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道不可以有言矣。又曰维天之命，於穆不已，道不可以无称矣。须知至无之内，有至有者存，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在，道真不可以方所形容也。太上慈悲度世，广为说法，曰：鸿蒙未兆之先，原是浑浑沦沦，绝无半点形象，虽曰无名，而天地人物咸毓个中，此所以为天地之始也。及其静之既久，气机一动，则有可名，而氤氲氤氲，一段太和元气，流行宇宙，养育群生，此所以为万物之母也。始者，天地未开之前，一团元气在抱是也；母者，天地既辟而后，一气化

生万物是也。学人下手之初，别无他术，惟一心端坐，万念胥捐，垂帘观照，心之下、肾之上，仿佛有个虚无窟子，神神相照，息息常归，任其一往一来，但以神气两者凝注中宫为主，不顷刻间，神气打成一片矣。于是听其混混沌沌，不起一明觉心，久之，恍恍惚惚，入于无何有之乡焉。斯时也，不知神之入气、气之归神，浑然一无人无我、何地何天景象，而又非昏聩也。若使昏聩，适成槁木死灰。修士于此，当灭动心，莫灭照心，惟是智而若愚，慧而不用。于无知无觉之际，忽然一觉而动，即太极开基。须知此一觉中，自自然然，不由感附，才是我本来真觉。道家谓之玄关妙窍，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其吸而入也，则为阴、为静、为无；其呼而出也，则为阳、为动、为有，即此一息之微亦有妙窍。人欲修成正觉，惟此一觉而动之时，有个实实在在的，的确确，无念虑，无渣滓，一个本来人在。故曰：天地有此一觉而生万物，人身有此一觉而结金丹。但此一觉，有如电光石火，当前则是，转眼即非，所争只毫厘间耳。学者务于平时审得清，临机方把得住。古来大觉如来，亦无非此一觉积累而成也。修士兴工，不从有欲无欲观妙观微下手，又从何处以为本乎？虽然，无与有、妙与微，无非阴静阳动，一气判为二气，二气仍归一气而已矣。以其静久而动，无中生有，名曰阳生活子时；以其动极复静，有又还无，名曰复命归根，要皆一太极所判之阴阳也。两者虽有异名，而实同出一源，太上谓之玄。玄者，深远之谓也。学者欲得玄道，必静之又静，定而又定，其中浑无物事，是为无欲观妙，此一玄也。及气机一动，虽有知，却不生一知见，虽有动，却不存一动想，有一心，无两念，是为有欲观微，

此又一玄也。至玄之又玄，实为归根之所，非众妙之门而何？所惜者，凡人有此妙微，不知直养，是以旋开旋闭，不至耗尽而已。至人于玄窍开时，一眼觑定，一手拿定，操存涵养，不使须臾或离，所以直造无上根源，而成大觉金仙。

下手工夫，在玄关一窍。太上首章，即将无名有名观妙观微指出，足见修道之要，除此一个玄关窍，余无可进步也。故开首四句说大道根源，实属无形无状，不可思议穷究，惟天地未开之初，混混沌沌，无可端倪，即人致养于静时也；天地忽辟之际，静极而动，一觉而醒，即人侦气于动，为炼丹之始基。第此倏忽之间，非有智珠慧剑，不能得也。要之，念头起处为玄牝，实为开天辟地、生人育物之端，自古神仙无不由此一觉而动之机造成。又曰：无欲观妙，有欲观微。两者一静一动，互为其根，故同出而异名。凡有形象者，可得而思量卜度。若此妙窍，无而有，有而无，实不可以方所名状，纵舌如悬河，亦不能道其一字，所以谓之玄玄。学者亦不得视为杳冥，毫不穷一个实际下落。果于此寻出的的确确处，在人视为恍惚，在我实有把凭，久之，著手成春，头头是道矣。

第二章

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古云：劝君穷取生身处，返本还原是药王。又曰：穷取生身受命初，莫怪天机都泄尽。由此观之，足见受命之初，浑然天理，无有瑕疵。彼说美说恶，说善说丑，皆为道之害也。夫道究何状哉？在儒家曰隐微，其中有不睹不闻之要；释家曰那个，其中有无善无恶之真；道家曰玄关，其中有无思无虑之密。大道根源，端本于此。一经想象，便落窠臼；一经拟议，便堕筌蹄。虽古来神仙赞叹道妙，曰美曰善，要皆恍惚其象，非实有端倪。盖以为美也，就有恶对；以为善也，就有丑对。又况美在是，恶亦在是；善在是，丑亦在是。此殆后天阴阳，有对待，有胜负、参差，而非先天一元之气也。故太上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知人不求虚无一气，而第言美之为美、善之为善，是亦舍本而逐末也。太上特示下手之工，为大众告曰：凡人打坐之始，务将万缘放下，了无一事介于胸中，

惟是垂帘塞兑，观照虚无丹田，凝起神又要调息，调起息仍要凝神，如此久之，神气并成一团，顷刻间自入于杳冥之地，此为无也；及无之至极，忽然一觉而动，此为有焉。我于此一念从规中起，混混续续，兀兀腾腾，神依气立，气依神行，无知有知，无觉有觉，即玄牝之门立矣。由是恪守规中，凝神象外，一呼一吸，一往一来，务令气气归玄窍，息息任天然，即天地人物之根，圣贤仙佛之本，此最吾道家秘密天机，不容轻泄者也。修士行持，与其求之无极，不可捉摸，何若求之阴阳，更有实据？经曰有无相生，不过动而静，静而动，出玄入牝，燮理阴阳者也。难易相成，不过刚而柔，柔而刚，鼎炉琴剑，一烹一温者也。长短相形，即出入呼吸，任督往来，前行短，后行长之谓也。高下相倾，即火在上而使之降，水在下而使之升，上下颠倒，坎离之妙用也。音声相和，即神融气畅，百脉流通，不啻鸣鹤呼群，同声相应，不召而自来也。前后相随，即子驰于后，午降于前，乾坤交媾，和合一团，依依而不舍也。此数者，皆由后天之阴阳，而返乎先天之无极也。圣人知道之本原，冲漠无朕，浩荡无垠。其处事也，则以无为为尚，而共仰恭己垂裳之风；其行教也，则以不言为宗，而自寓过化存神之妙。圣人作而万物睹，又何难之有耶？自此耕田凿井，被生成而竟忘其行；开源节流，勤化导而并化其迹。即使功满乾坤，名闻天下，而圣人若耻为虚名，未尝有实绩也。夫岂若《书》言汝惟不矜不伐，天下莫与争能争功者，尚有弭人争竞之想哉？此殆归于神化之域、淡定之天，一惟自适其乐，而不忘自得之真。古言视富贵如浮云，弃功名若敝屣者，其斯之谓欤？虽然，道成德自立，实至名自归，圣人纵不居